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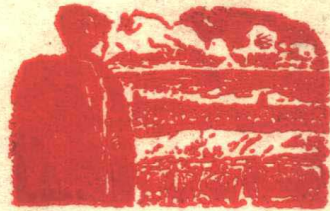
蘇聯文藝叢書

何到社

著合 娃蕭拉德康·M
譯 陵 杜·I
碧 蜀 宋

會主義祖國

(兩種制度下的農業生活)



編會協好友蘇中海上
行印社版出羣新

蘇聯文藝叢書

同到社會主義祖國

——兩種制度下的農業生活——

杜陵合著 • I 康拉德蕭娃 • M

譯 碧 蜀 宋

上海中華好友協會編
新羣出版社印行

M. KONDRASHOVA and I. TYURIN

IN FOREIGN LANDS AND AT HOME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0

蘇聯文藝叢書

回到社會主義祖國

——兩種制度下的農業生活

I·M·康德拉蕭娃

宋蜀碧

上海中蘇友好協會

新羣出版社

上海新昌路祥康里三號

聯營書店

上海北京漢口廣州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1951.4.初版(上海)

1951.5.再版(上海)

1951.6.三版(上海)

著者 翻譯者 編者 出者 總售

(51) 5001—7000

前言

一九二九年，我們全國的農民們開始大批地加入集體農場。這種從細小的個體經營轉變到大規模的集體農業，從私有的轉變到公共的勞動組合經營，其基礎是由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過去的一切成就所奠定的。這是由於社會主義工業底成長，以拖拉機和別的機器供應了鄉村；由於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間繳納公糧競賽時期，對富農的堅決鬭爭；由於農業合作社的成長，使農民們逐漸習慣於集體農作；由於最初的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的經驗，向農民們證明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農業對於細小的個體農業底無限優越性，這一切都為上述的轉變準備了條件。

自從大部份農民從古老的資本主義道路轉變到新的，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二十年已經過去了。至於我們的集體農場，那是在這以前建立的，最近我們慶祝了它的二十五週年紀念。

四分之一個世紀！在這些年代中我們經歷了多少事情啊！爲了集體農場制度給我們的生活帶來的，根本和可喜的改變，我們深深地感激黨、政府、和斯大林同志本人。

『回到社會主義祖國』的作者所告訴我們的，正是關於這些改變，關於社會主義所帶給農民們的一切。

在慶祝我們集體農場的二十五週年紀念時，我們回憶起我們所經歷過的道路：我們對富農作的鬭爭，我們為克服農事中的困難和我們自己當中存在的小地主思想意識而作的鬭爭。

從我們集體農場的歷史裏，可以敘述出很多有趣的事實，但是本書的作者們並不在敘述集體農場的歷史，使他們感到興趣的，是克服了主要的困難以後的，今天農村的情形。他們描寫我們的集體農場，是爲了展示我們全體集體農民目前的生活，說明在集體農場的生活和勞動中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驚人的改變，城鄉之間的對立怎樣逐漸在消滅着，農業勞動正在變成工業勞動的一種形式。

我以為本書的要旨是在它所表現的兩個世界之間的對比——我們蘇維埃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對比。本書所描寫的農民的生活，是社會主義制度之強有力的反映。現在，我們的農民面前已展開了普遍的繁榮。

後來成爲我們集體農場的成員們的米海爾·諾維柯夫，彼得·普欣柯，柯爾涅依·扎算拉柯，鮑里斯·格里高陵柯，佛堯陀爾·馬特蘇克，以及其他幾個人，在他們年輕的時候，在沙皇時代，都離開了俄羅斯到加拿大、美國和澳洲去追求他們的財富。他們是被貧窮和缺乏土地所迫而出此的，可是在外國，他們也遭遇到貧窮和暴虐，遭遇到嚴酷的壓迫和剝削。

偉大的十月革命成功後，他們抓住第一個機會，離開那些外國，回到他們解放了的祖國。在家裏，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裏，在坦波夫省他們協力建立起來的列寧集體農場上，他們找到了在海洋彼岸

所沒有找到的幸福。

隨着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還來了一批外國人，有的人是真正打算用他們自己的手來建設新生活的；但是也有些人想坐享其成。自然，沒有人會用盤子把舒適的生活端給他們送去——蘇維埃人民是用鬪爭和勤勞的工作來達到他們的幸福的。

這些被私有財產觀念所腐化了的外國人，不願意和別人並肩工作，協力克服困難；他們回到了他們自己的國家。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能說甚麼呢？走得正好！可是那些留下來和我們在一起的人，現在卻富裕了，而且早已忘記了那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共存事件：失業。他們回顧他們在資本主義之下的生活，彷彿一場惡夢。在敘述這些到外國去找尋財富而只有在蘇維埃大地上才找到了的人們的故事時，本書作者以生動和富於說服力的文筆，描繪出在外國居住的農民和普通工人們所受到的悲慘的貧困和壓迫。

自然，本書沒有將我們集體農場的生活全部描繪出來。我們農場上有些部門的工作只不過順便提了一下；沒有將我們生產經驗的全部詳情都表現出來。作者們只描寫了他們所遇見和訪問了的人們的生活和工作，而後者當然只是列寧集體農場上無數領導份子的一部份，他們過去和現在都在不倦地為加強我們共同的事業而努力。作者詳細地敘述了帕維爾·朱靜一家——一個普通集體農民的家庭——的生活，這是對的。我們有許多這樣的家庭。

作者們強調指出，列寧集體農場是一個先進的農場。這是實在的。但是在蘇聯還有不少的集體農場，它們的成員們甚至比我們還要富足。很多集體農場跑在我們前面，有的在農作物產量方面，有的在牲畜生產方面，因此，在勞動日單位方面所給報酬的實物和現金，也比我們所給的爲大。這就說明了我們全國的集體農場是在怎樣迅速地壯大起來，蘇維埃農民的物質和文化水平是在怎樣提高着。

全蘇聯的集體農場將達到富足和繁榮，這日子已經不遠了。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黨、蘇維埃國家和我們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斯大林同志所每天關切着的。這也是爲千百萬集體農民、我們的工人階級，以及我們蘇維埃知識份子的努力所贊助着的。

P·福金，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代表
列寧集體農場主席



P. N. 福 金

列寧集體農場主席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代表

目次

前言	一
遠渡重洋回到祖國	一
二十五年以後	一四
價值鉅萬的集體農場	三七
新的職業	五五
霸道與人道	六五
走向城市化	八三
葉卡傑琳諾夫卡附近一家集體農場的夜晚	九五
寡婦的命運	一〇八
集體農民愛德華·哈靈登	一二二

給卡爾洛兄弟的答覆

一四〇

帕維爾·朱靜在戰時與在平時

一四九

遠渡重洋回到祖國

利巴伐的街道已經乾了。溫暖潮濕的風在吹着。樹枝已開始發芽。海岸區的農民，在準備田做活。這時，一九二二年的初春，一艘從美國開來的船駛進了港口。

既和蘇維埃俄羅斯斷絕了交通，這個海湛差不多早是死港了。有船從海外來就是一件大事。這條船的到達更引起注意：船上有許多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農民。

這些從美國來的農民，沒有一個打算在資產階級的拉脫維亞滯下來；他們僅僅是在這裏換車，再繼續他們去蘇維埃俄羅斯的旅程。他們匆匆忙忙地把行李從船上搬到火車上，因為他們怕晚了趕不上春季播種。

當地的店鋪老闆嘲笑這些新來的人，警告他們，說他們會一直給送到契卡去。然而碼頭工人卻熱烈地歡迎他們，其中有一個幫着搬行李的，竟真情暴露，羨慕地叫了出來：

『好啊，老鄉！』

這些農民是在外國經過了許多年的艱苦，磨煉和辛勞，才回到祖國來的，他們是疲倦而沒有幻想的。只有對家鄉的懷念，對消滅了地主的祖國的相思，和對今後可以像人一樣地過活的理想，在鼓舞

着他們。

這些旅客在甚麼事情上破滅了幻想呢？他們爲甚麼離開迷人眼目的『繁榮的國土』，『美國天堂』呢？

要了解這點，我們首先必需知道，他們當初爲甚麼離開自己的祖國。

這些農民，他們的父親和祖父從前都是農民，生長在廣大的俄羅斯帝國的各個不同的地方。雖然他們生長的地方可能是距離遙遠的，但他們的命運——帝俄時代廣大農民的命運——卻是相同的：絕望的貧困，和忍受擁有最好最肥土地的地主富農的暴虐。

船上的旅客中，有一個壯健的烏克蘭人，名叫佛堯陀爾·馬特蘇克。他的父親，葉菲姆·馬特蘇克，是伏爾希尼亞省符爾卡·拉陀施普斯卡雅村的一個沒有土地的農民。『沒有土地的農民』這個名詞，聽起來像一個殘酷的嘲笑；就等於說『一個沒有農田的農夫』，可是從前就正是這樣的。

葉菲姆·馬特蘇克和他全家，給富農們勞作了整整二十年。連麵包都不捨得吃，他省下錢來買一塊地。最後他能够買十畝多地了（註）。可是有六口人要吃飯，等佛堯陀爾十三歲的時候，有八口人要吃；這家人的糧食又不够吃了。葉菲姆·馬特蘇克決定叫他的兒子自謀生計，於是在鐵路上給他找了

註：一畝（俄畝）在本書內暫用此簡字等於二·七〇英畝，合一·〇九公頃，（一〇九〇〇平方公尺），約相當於十六市畝。

一個工作，作一個養路工人。

這個工作對於這個孩子太艱苦了，但是他堅持下去。由於工作過度，他每天晚上渾身發痛，簡直不知道第二天怎麼能够繼續下去。

佛堯陀爾十五歲的時候，他村子裏有一羣沒有土地的農民，決定移居到美國，他決心和他們一起去。在他，祇要是離開那背脊都要累斷的苦工，那到甚麼地方都是一樣的。此外，他還聽說在美國一切事情都是用機器做的，那裏工作很容易。

另外一個旅客，彼得·普欣柯，當他開始自己謀生，在基也輔省，塔拉施恰縣給一個名叫羅高靜斯基的地主做工時，還祇是一個孩子。一直到二十歲，他都當着僱農，每天賺十個到三十個戈比。然後，他也像佛堯陀爾·馬特蘇克一樣，渡過大洋，到加拿大去了。

柯爾涅依·扎箕拉柯的命運也是這樣的。他的童年和少年時期是在黑海附近，豐饒的奧德薩省度過的。他的父親，葉夫季基·扎箕拉柯，也是不能維持他全家的生活。當他的兒子一到相當年齡時，葉夫季基·扎箕拉柯就把他送去給一個德國殖民者做工。這個孩子在那裏辛苦了兩年，一個人幹着兩個人的活，從來沒有足夠的睡眠，從來沒有一晚上的消遣。

『不行，我的孩子，你給這個德國人幹活，沒有甚麼用，』最後他的父親決定。『讓我們想想別的辦法吧。』

那時，在整個俄羅斯，農民們只有一個念頭——取得麵包和土地。他們起來暴動，用槍矛和叉耙，爲土地而鬭爭着，燒毀了地主們的邸宅。一九〇五年，沙皇的寶座被第一次俄國革命的猛攻震撼了，可是結果革命失敗，一切事情又和從前一樣。

扎箕拉柯父子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唯一的出路，就是多買一點地。可是即使柯爾涅依爲那德國殖民者幹一輩子的活，他也決不能積下够買田地的錢。

還有甚麼辦法呢？他們想到去西伯利亞，那裏土地是沒有主的。可是那兒的居民是被沙皇政府放逐的人。他們寫回來的信，充滿了失望，一次又一次地說，到西伯利亞去沒有錢是不行的。

扎箕拉柯和他的兒子計算了一下，他們一共需要多少錢才能到西伯利亞，買一匹馬，馬具和用具，蓋一間最起碼的茅屋和穀倉，和買種籽。這得需要一大筆錢。於是他們估計，把田地賣掉可以得到的錢，數目完全是微不足道的。到西伯利亞去是此路不通了。

要是柯爾涅依到美國去，在那裏找一個工作，省下買田的錢呢？他幫的那個德國富農有兩個兒子在海洋的另一邊，在北達柯塔州。

『顯然地，德國人僱一個長工而把他自己的兒子送到美國去是合算的，』葉夫季基·扎箕拉柯這樣想。

經過詢問和計算之後，他們發現化一百三十盧布就可以到北達柯塔州，比去西伯利亞的花費少得

多。只要借五十盧布就可以成行了。

因此柯爾涅依·扎箕拉柯就出發到美國去了，他相信等他回來的時候，他省下來的錢至少可以買五畝地，和一對好馬。當時使他發生興趣的，不是『美國的自由。』他只不過把美國看做一個富有的國家，在那裏他可以省下足夠的錢來買地。

鮑里斯·費奧方諾維奇·格里高陵柯，甚也輔省密得文村的僱農，也是爲了同樣的原因，離開他的故鄉遠渡大洋的。他聽說在美國工人們穿得很好，戴呢帽，各人有自己睡的床。還有，存錢是決不成問題的。

然而，俄羅斯移民者在美國天堂找到的，不是神話一般的工資，不是自由和平等，而只是非人的剝削，壓得死人的失業，和各方面的腐敗。

『我在找工作』——這就是俄羅斯移民在海外學到的第一句外國語。

彼得·普欣柯在加拿大到處流浪了十年，口頭總是唸着這句話：『我在找工作。』

在城市裏安定下來的一切希望都喪失了以後，他就把背包掛在肩頭上，到鄉下去了。好幾次他在露天煮着他可憐的晚飯，也在那裏過夜。

彼得·普欣柯第一次踏上美國的國土時，是一個充滿希望，有着藍眼睛的，二十歲的青年。在加拿大過了十年之後，他既沒有錢，也沒有地，既沒有家庭，也沒有他自己的家。祇是在無益的流浪中

浪費了的十年。

鮑里斯·格里高陵柯和佛堯陀爾·馬特蘇克到了紐約。在祖國，他們得爲吃飯而勞作；這裏，簡直可以說是爲它而戰了，馬特蘇克立刻就開始想到回去。他的故鄉符爾卡·拉陀施雷斯卡雅是貧乏的，但它到底是家，和這個龐大的，對工人那麼冷酷的外國城市比較起來，竟好像是天堂了。但是回去需要錢，而他沒有。

佛堯陀爾·馬特蘇克在紐約住了大約兩個月。在這兩個月之中，他過的日子之艱苦，是在家裏從來未有過的。一切賺大錢的希望，很快就消失了。現在他找的不是待遇好的工作，而是隨便甚麼樣的工作。最後，由於一個同鄉的幫助，他設法在布魯克林一家賽璐珞工廠裏找到了工作。可是他並沒有安心。他想：『我得幹多久才能賺回路費還了債呀！』

馬特蘇克的工資是低的——而且是不定的。當工廠裏發生罷工的時候，他和其餘的人一道離廠。罷工以後，很多人遭到解雇，這個俄羅斯工人也在裏面。於是他又無法維生了。一次一次的經驗，使他相信，對於工人們，在美國是沒有公理的。他的僱主可以隨心所欲地對待他。而在『自由的』美國，恰像在沙皇俄羅斯一樣，老闆是毫無拘束的。

有一天早上，一到製造眼鏡框的工廠，他就給叫到辦公室去，告訴他，被解雇了。沒有任何解釋。唯一的語是，『你像旁人一樣的被解雇了！』——可是佛堯陀爾·馬特蘇克立刻就知道了爲甚麼。

解脩是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俄羅斯成功後不久發生的事。所有誠實的俄羅斯工人們，都誠心誠意地慶祝和歡呼革命。美國的工人們，也以深切的關心和同情注意着在俄羅斯的事件，誠摯地希望俄羅斯工人階級獲得勝利。

當美國軍隊在遠東登陸的消息傳出來時，紐約的工人們就發動了一次『不准干涉蘇維埃俄羅斯！』的示威遊行。馬特蘇克參加了這次示威，和美國工人們一起抗議運軍隊去干涉俄國革命。

巨大的遊行隊伍轉入第五街時，出現了騎馬的警察。他們追上了隊伍，掉轉馬頭，向前排衝去，開始衝散了遊行的隊伍。同時，步行的警察在隊伍兩旁揮動了他們的棍棒。其中有一個用一根橡皮短棒重重的打了馬特蘇克一下。馬特蘇克設法溜進了一條橫街，認為他自己運氣好，只挨了一下就逃掉了。可是當他在工廠裏，得到解雇的通知時，他明白了爲甚麼。除了他參加示威遊行，後來又參加了罷工以外，沒有別的原因，因爲他是一個好工人。

這次以後，他不管是在紐約，或者是在布魯克林，都找不到工作。他到近郊農場去，在那裏每天工作十二小時，睡在閣樓裏。

這就是佛諾陀爾·馬特蘇克九年來在美國的生活。

鮑里斯·格里高陵柯聽說在美國工人生活得『像貴族一樣』，戴呢帽子打領帶，當他到這裏的時候，他確是看見過那樣的工人。後來他知道一個人儘管戴呢帽，打領帶，挨餓還是照樣的挨餓，因爲